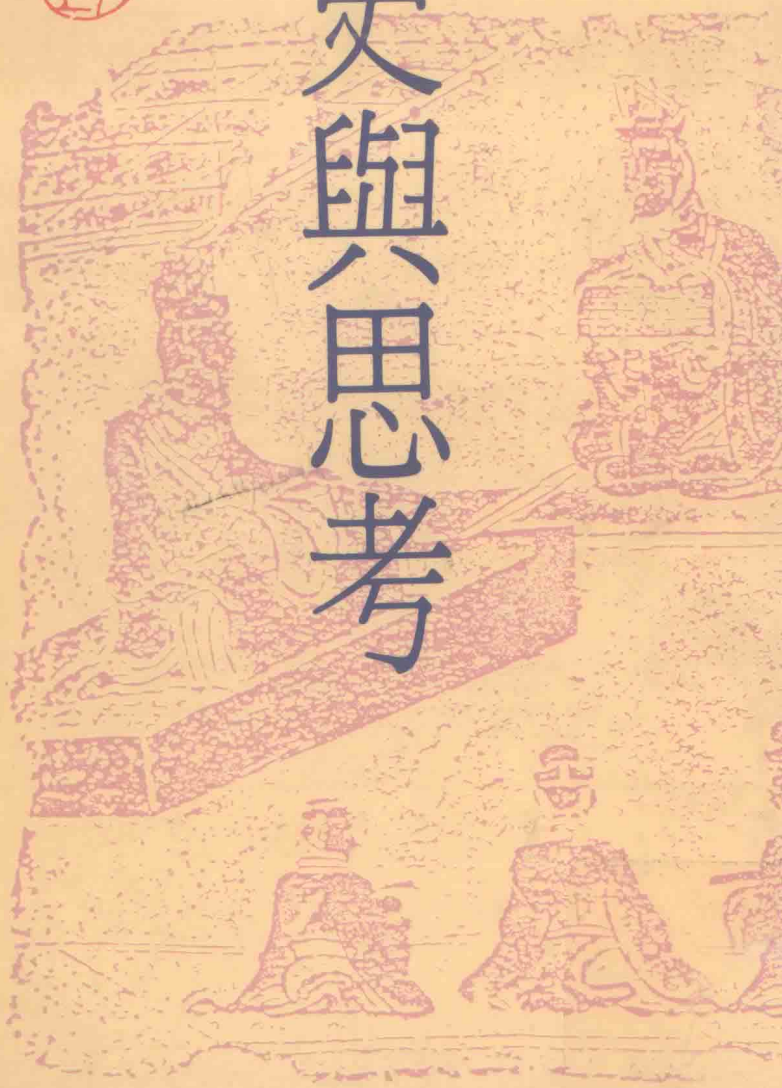


● 吳光明

歷史與思考



清華文史講座

歷史與思考

吳光明 著



清華文史講座
歷史與思考

·12020-04·
80.09.1222

中華民國八〇年九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 O. C.

定價：新台幣120元

著 者 吳 光 明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137·7627429
郵撥電話：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692-3(平裝)

清華文史講座緣起

清華大學在民國七十三年秋創設一個新的學院，稱之為人文社會學院。這個學院的創立雖不敢說是要繼承北平時代清華人文學術的光榮傳統，但是其目標仍在拓展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使清華恢復成為一個完備綜合大學的理想。三年來，清華在人文學領域一方面已設有中國語文、外國語文、歷史、語言學等系所，不久將來亦擬設立文學研究所，在文史方面之科系可說已略有規模，而教學與研究亦齊頭並進，相輔發展。

清華校方對人文社會學術風氣之提倡亦不遺餘力，首先於七十四年六月全校畢業典禮中，邀請余英時院士蒞校作特別演講，其後每學期均提出相當經費，配合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資助，供各文史系所邀約極負聲望的學者來校擔任講座，發表系列演講。擔任講座的諸先生，對清華特別厚愛，不是携講稿來校，就是事後整理成篇，願供清華出版為文史講座，此一雅意，對清華人文社會學院師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自然不可能做到真如英時先生期望歷史所同學「學際天人，才兼文史」的境界，但是總希望藉他們提示的經驗與方向，為學術拓展一個新園區。

歷史研究所杜正勝所長為這一講座的策劃最費心力，又經他的接洽，聯經出版公司劉國瑞總經理慨允刊行這一叢刊，謹向他們表示謝意；同時也要再次對過去以及將來支持這一講座出版的學者，敬致謝忱。

李亦園

民國七十五年歲末
寫於新竹清華園

自序

《歷史與思考》這本小書，是在一個非常無意的因緣中寫成的。一九八八年秋間，我回到闊別近三十年的故鄉，以客座身分濫竽於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這是我個人學思歷程與生命歷程一大轉捩點。「小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首詩雖然使我心情悸動，但仍不足以和盤托出回鄉以來心靈的振盪。小學時代在日本統治之下，被學校裡的日本同學欺負斥罵「清國奴」的錐心刺痛，中學時期在國語教育中的掙扎困勉，以及接下來在台南神學院所接受的西方神學教育，這一切刻骨銘心的心路歷程，歷歷在目，恍如昨日，但是屈指一算，已經是廿八星霜了！小時候所看到台南古都，同鄉純樸篤實的面孔，都是浪跡海外三十年間，午夜夢迴不能或忘的景象。返

國後，第一次回到台南故鄉，我熱淚盈眶，周遭的汙染與噪音，似乎剎那間變成了令人心曠神怡的美麗樂章！在那一刻，我好像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也在那一刻，我真正體認到「歷史」是我的生命中不可割捨的一部分。

浪跡北美三十載，糊口各校（耶魯大學、德州大學、威斯康辛大學），雖然也曾承乏「歷史哲學」之類課程，但從未有像這次回國，所感受那種震撼心靈的歷史感。這種親身體驗，刺激我對「歷史與思考」有了進一步的反思。也在這個時候，時時與我的好友台大黃俊傑教授討論切磋，就這個課題時相辯難，使我得到進一步的刺激。

一九八九年春間，承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長張永堂教授的雅意，讓我就「歷史與思考」這個課題，來清華作三次演講，使我對我自己的思緒有了初部董理的機會，這是要特別在此表示謝意的。這部書稿撰寫時，承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研究經費（NSC-79-0301-H002-01），黃俊傑兄協助提供史料，討論內容，並潤飾文字；也承清華大學李亦園院長和張永堂所長的好意，讓我這本不成熟的小書，列入《清華文史講座》叢書，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以便向國內的朋友請益，我也藉這個機會向清華大學、國科會與聯經公司諸位主事先生及黃俊傑兄，敬致我的衷心感謝。「人生到處何所似，恰似雪泥留鴻爪」，

如果蘇東坡這首詩中的意念太過消極，那麼，莊子的「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莊子·天地篇》），也許可以表達我寫完這部小書的心情吧！

吳光明

序於美國威州俄城
一九九〇年初秋

目次

清華文史講座緣起	一
自序	(三)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二章 思考的歷史性	九
第三章 歷史的思考性	四三
第四章 歷史性的思考	五五
第五章 結論	一三五
建議閱讀書目	一四三

第一章 導論

這部書論述的主題，是從歷史與思維活動兩個角度，對人的存在所牽涉的種種問題，進行探討。我們對本書主題的契入方式，是放在對人本身的兩個層次的瞭解之上。第一個層次是：由於人類是理性的動物，思考是隸屬於人性的自然活動。我們是自然的思考者，我們也是歷史的思考者；第二層面則是：我們每天的生活，牽涉到許多人和事，經由我們每天所接觸的人與事的累積而形成歷史，所以，歷史也是人性的自然。所以，人類是歷史與理性的動物，理性與歷史是人性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部書稿之所以訂名為《歷史與思考》，便是奠基於人性中這兩個基本特質之上。在進入本題之前，我們將先探討「思維活動」的本質，然後再回來檢視什麼是「歷史」。

本書名為《歷史與思考》，這個「與」字是有特別意義的一個字。「與」在此是我們思考的樞紐。它牽涉到「歷史」和「思考」雙方面最密切的關連，因為我們是理性與歷史的動物，所以兩者缺其一我們便可能趨於枯竭。我們的歷史必須充滿了思考的因子，我們的思考也必須充斥著歷史的內涵。

康德曾說：「沒有印象的概念是空洞的，沒有概念的印象是盲然的。」（《純粹理性批判》B七五，A五一），我們可以說：缺乏歷史的思考，會使思考流為玄理或空理；沒有思考的歷史，則不是一種嚴謹的知識活動。孔子曾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我們也可說：缺乏思考的歷史是愚昧的；沒有歷史的思考則是很危險的。

這本書之所以取名《歷史與思考》，主要目的就是在於思考「歷史」對「思考」的重要性，以及「思考」對「歷史」的不可或缺性。在我們對生命的反省的過程中，只有通過歷史性的思考，我們才能形成有思想性的歷史。實言之，這本書包括三個主要部分：（一）為思考而歷史；（二）為歷史而思考；（三）歷史性的思考及思考性的歷史。在第一章裡，我將論證「歷史」對「思考」的重要性；在第二章，我將論證思考活動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以使歷史學家接受「思考」；在第三章裡，我結合了「歷史」與「思考」，使它們成為人文學術中的重要課題。

在論述「為思考而歷史」這一部分裡，我們將正視「歷史」在思想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思考是具有歷史性的。具體地說，我們將考慮「傳統」在人類思維過程中的角色。接著，在「為歷史而思考」這一章裡，我們將正視哲學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缺乏思考的歷史只是一些偶發事件的堆積而已。這些考慮就會導致我們去探索歷史性思考的結構問題，以及歷史性的思考活動，對我們身為有思想的人類生命是多麼重要。

「思考」與「歷史」兩者相輔相成，如車之二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一看到「思考」一詞，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立即會想到「任意聯想」。我們知道，雖然有些思維活動表面上似乎是任意聯想，但其實也有其規則。佛洛依德對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發現：在我們的意識中，表面上的「任意聯想」確有其規則可循，他稱之為「潛意識」。沙特在《存在與虛無》中，對潛意識領域加以批判，指出其內在的嚴重分歧，意識是被界定為本身的覺知，然而潛意識的觀念卻是本身的無覺知。兩者間有其矛盾性。我們雖然不一定接受佛洛依德的潛意識之說，但我們可以指出的是：思考本身在自由連接意念時，是依其規律而進行的。從事思考意味著去找出這種連接規則的結構來。

以上的說法，不應被解釋為「任意聯想」與即等同於「可信賴的思考」。那麼，這兩者之間到底有何不同呢？

思考是有系統的連接，是自成一格首尾相貫的思想活動。「系統的」意含「歧義的」，這種歧異性對生命而言是重要的。思考是思想的協調系統，許多念頭的邏輯性銜接，是一個歧義的系統，對生命而言是一段意味深長的論述。任意聯想與任意累積片斷意念，是一種欠缺系統性、連貫性及意義性的活動。它只是將一些片斷意念堆積在一時起興的想像之上而已。首先，我們來檢視「任意聯想」，然後再研究「思考」的本質。

「任意聯想」是令人迷惑的一團意念，它至少表現為兩種型態：第一種是只堆積了一個人自己的想法，而將其他人的意念也任意地抽離出來。

當我三歲的女兒在紙上信筆塗鴉，然後問我為何物時，我回答說不知道，她生氣的反應道：「爸爸！你不知道它是一件設計品嗎？」這就是一個任意聯想堆砌的實例。在紙上有幾道筆劃，當你有系統地、有意義地加以連接便成為畫家的設計品；假如不然，那就是任意聯想的堆砌而已！只堆砌一堆零碎的思想，就是孔子所說的「思而不學」。

由一堆混亂累積的意念中，抽離出他人的思想，是一種充滿危險的做法。這種不管思想體系的脈絡，任意堆砌複製思想，就是孔子所說的「學而不思」。市場上充斥著這一類書籍。

很遺憾地，另一種「任意聯想」常被誤以為一種可觀的學術研究。這種研究盡是一些片斷的引語之類的資料。這種「學者」真的只是由某人的集子中抽出思想以及精華隻言片

語，然後加以堆砌，冠上流行而冷僻的分類術語。這是我們今日學術疾病中最難治的痼疾。堆積歷史文獻只是將它們湊在一起，不足以語歷史研究。收集歷史文獻只是歷史思考的準備，使我們準備探討歷史的來龍去脈。收集歷史的資料是為歷史的詮釋作準備，而非歷史詮釋的全部工作，第二層次的工作必須超越準備階段。如果只停留在第一層次的收集資料及意念，那只是去做材料的堆積而已，假如有人認為他從事歷史研究，只是靠著一些歷史文獻的堆積，那就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這樣的錯誤是很危險的，沒有文獻基礎的臆測比印象深刻的文獻堆積，較易於被察覺。這常常是不從事思考者的一種障眼法。這種情況在文學批評中也常常出現。累積文學的文獻，並不是從事文學的批評。假如有人認為因其累積了許多文學資料，宣稱幻夢般的文學語句和深奧的詞彙，便認為他完成了文學批評工作，他正是在任意聯想而非從事思考。

在哲學界，也有人只堆積一些哲學史料，背誦一些流行的詞句和術語。這種工作其實只是累積資料而已，並不是從事哲學思考。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在介紹一門哲學，從事哲學工作，那麼他就是尚未踏入思考領域。

我在這裡所說的「思考」是：在收集了資料之後，經由辛勤的批判與系統化的整理，為收集來的證據作好摘要，作好邏輯上的連接，然後由這些深思熟慮的結論中，加以演繹，

最後再展示出這些深思熟慮的看法。

當然，缺少了累積的資料，就不能稱之為從事嚴肅的思考工作；而思考如缺乏意念雖然表面看來彷彿在從事思考活動，但其實並不是思考活動。這又是一樁自我的「任意聯想」。然而要證明自我的「任意聯想」，我們需要他人的「任意聯想」的刺激，經由這兩種型態的「任意聯想」，才能開始真正的思考活動。

但是，我想進一步說明的是：所謂「任意聯想」並非絕對一無是處，因為所有的學術工作與研究皆開始於狂想，所有的科學皆透過狂想，所有的發明及發現皆源於靈活的狂想。但這並不是說科學本身就是狂想，科學是靈活的狂想。「靈活」一詞最堪玩味。我們首先必須被其他人的狂想所激勵，然後才任意地連接我們的意念，這是一種「腦力激盪」，然後再思考那些被我們遺棄的部分。胡適有句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說我們必須先任意地聯想，腦力激盪，然後才能小心求證，過濾任意的聯想，小心地安排，經由篩選及轉化我們的任意聯想。這才是正確的思考方式。

在我要求必須首尾連貫的首要思考之中，當然「連接」是很脆弱的一環，有待加強，這是我所說的「思考」的第一個特點。為了最後能轉化為系統化的思考，我們的思考應該擺脫內在的矛盾，而包含其他的成分。將我們的思想加以系統化，這是我想指出的第二個

特色。廣泛而徹底地使我們的思想成為可理解的系統，這是第三個特點。

因此，連貫性、系統性與可理解性是我們稱之為「思考」的三個特質。歷史的文獻證據及討論，是一種在史料領域中的嚴肅思考活動。

我們剛界定何謂「思考」這個問題，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追問：什麼是「歷史」？對這個問題最便捷的觀察是，將歷史與傳統作一比較。「歷史」是對於我們過去的經驗，所作的具有多重意義的連接。「傳統」是當我們想做某件事情時，我們發現目前所擁有的，我們的現況，以及我們所承繼的那些東西。「歷史」與「傳統」是兩個來自相對方向，有關我們過去的兩股力量。「歷史」是回溯既往的；「傳統」是瞻望過去的。「歷史」是當我們回顧時所獲得的過去；而「傳統」是當我們企盼未來時的現況。

然而，「過去」是我們的一部分，歷史與傳統是我們瞭解我們的根源的重要部分。思考的內容是內省的，思考我們自身的整合性，徹底地檢視我們的生活。這一種蘇格拉底式的內省，包括了我們的根源及過去每一方面，引領我們作全面整合性的內省。

「歷史」與「思考」關係密切而且互相纏繞，其內在的關連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重要。從消極一方面來看，缺乏歷史我們就無法思考；一旦缺乏思考，我們便喪失了歷史性的特質；缺乏了歷史性的思考及思考性的歷史，我們根本就無法建立人文世界。由積極面來看，

思考本身是具有歷史性的，歷史受思考影響。所謂建立人文世界，便是去從事歷史性的思考，並將我們自己加以歷史化。

最後，我要提醒諸位的是，我既不執著於歷史性的證據，也不眷戀於哲學性的討論，我所關懷的是人文的結構組織。它是屬於我們所慣稱的「人性」範疇。經由「歷史與思考」的薰陶，我們的人文素養將隨著「與」這一環結的聯繫，而更富有內涵，「與」是自然的內在連接，存有論上的配列。所以我將在「歷史的思考」的光圈下，考慮人性的組織與人性的內容。這是我在展開論述之前，所必須澄清的根本論點。